



编者按

2026年7月,徐州籍“外卖诗人”王计兵凭诗集《低处飞行》获鲁迅文学奖诗歌奖,赞誉与争议同至。有人视其为新大众文艺获得主流认可的“标志性事件”,亦有声音质疑这是“身份标签的胜利”而非“文学的胜利”。争议背后,折射的恰是既有评价体系面对新兴创作现象时的阐释焦虑。

王计兵从1988年开始写作,中间停止投稿25年,2017年重返文坛,迄今写下近6000首诗作。其成名作《赶时间的人》以“用双脚锤击大地/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火”的意象,完成了从个人经验到群体共鸣的诗意转化。他在诗集《低处飞行》中采访了140余位外卖从业者,将个体抒情拓展为为群体立言的写作自觉。

王计兵获奖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,在于它恰好触动了新大众文艺讨论的核心命题。当“十四五”规划纲要提出“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”,如何评价这些“根植劳作、书写人间”的作品?徐州文学评论家、作家对这一课题作了多维回应。

江苏师范大学副校长、徐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黄德志:

繁荣新大众文艺,评论不可缺位

时代浪潮催生全新文艺图景,鲜活人间孕育动人文学书写。深入研读、研讨王计兵的创作,不仅是解读一位劳动者诗人的个体写作,更是以典型样本透视新大众文艺的发展规律,从鲜活实践中提炼可落地、可推广的发展经验,以此推动全市新大众文艺走稳走实、繁荣向好。结合研讨收获,立足徐州文艺评论工作实际,就徐州市文艺评论工作提三点工作建议。

第一,文艺评论工作者要主动下沉基层,破除固有理论偏见,直面新大众文艺全新实践。

长久以来,传统文学评价体系以精英化、纯文学标尺为核心标准,面对外卖骑手、田间农户、市井摊贩等素人写作者的文字,极易形成审美壁垒,难以读懂劳动书写独有的生命质感与精神力量。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原会长白桦在《新大众文艺的要素、要义及其他》一文中直言当下评论界的普遍困境:“去年开始,我参加了多场有关新大众文艺的调研与研讨活动,发言不少,但文章无多,主要是不够自信,没有把握,所以一直在消化和思考,而且越来越觉得,我们现在的理论批评面对新大众文艺,常常理屈词穷、捉襟见肘,甚至束手无策、无能为力。症结主要在于我们拥有的理论武器与批评工具,既不够用,也不合用。”

这一现状,在王计兵相关研究的发展脉络中也清晰可见。由吴义勤主编、作家出版社2026年4月推出的10卷本《新时代文学研究丛书》,其中我主编的《诗歌研究卷》收录了董颖宾《“外卖诗人”王计兵的诗歌写作特点与价值分析》一文。回望学界研究历程,中国知网2023年以前关于王计兵诗歌研究的学术论文为0篇,2023年至2025年仅有十余篇学术论文。而王计兵的创作始于1988年,中间停止投稿25年,2017年再次发表作品。即使从2017年算起,王计兵文学创作也有近10年时间。这组数据充分说明,大众劳动者文学长期处于评论视野边缘,专业解读、价值阐释存在巨大空白。

繁荣新大众文艺,评论不能滞后,更不能缺位。文艺评论工作者要主动转变研究视野、更新评判理念,把目光更多投向城乡基层、普通群众,聚焦奔波在生产一线的草根创作者。我们要多走进外卖站点、乡村田野、农贸市场、沿街小店,面对面倾听创作者的生活感悟与写作初心,深刻把握新大众文艺根植劳作、书写人间的核心底色,以客观包容的评论姿态,为基层原创作品发声护航,为本土新大众文艺稳健发展筑牢理论支撑。

第二,文艺评论工作者要摒弃单一固化的评判尺度,构建兼容多元、雅俗共赏的全新评价体系。

评价新大众文艺,不能照搬纯文学单一评判逻辑。我们既要沿用成熟的传统文论标准审视专业文学创作,更要搭建适配素人诗歌、乡土随笔、短视频叙事、网络短文的多元评价框架。评判作品不再唯文笔技法、叙事结构论高低,而是将生活真实性、情感共情力、现实关照度作为核心衡量维度。

与此同时,立足徐州的厚重汉文化底蕴与鲜活城乡现实,我们要打造接地气、有烟火气、饱含彭城特色的本土评论话语。行文表达少堆砌晦涩学术术语,多用通俗易懂、直抵人心的语言解读作品,让创作者看得懂、普通群众有共鸣。针对王计兵式劳动者文学,我们常态化开展专题评论、作品推介、座谈研讨,深度挖掘基层书写独特的文学价值与时代内涵;主动发声推介优质市井题材作品,纠治流量至上、唯技巧论的片面审美风气,让扎根生活、抒写人民的创作获得应有的专业认可与传播空间。

第三,文艺评论工作者要发挥专业研究优势,深耕本土现场,打造具有徐州辨识度的特色评论话语体系。

徐州绵延千年的汉文化积淀,乡村振兴、城市更新、市井百态的丰富现实素材,源源不断孕育出新的文艺现象与基层创作者。我们要坚持扎根彭城大地、紧跟时代发展脉搏,从本土大众文艺创作实践中提炼经验、总结规律,产出有温度、有深度、有地方影响力的评论成果。以专业评论挖掘平凡作品中的精神价值,传播基层创作者的写作经验,持续提升大众审美素养,用适配本土、贴合时代的评论力量,为新大众文艺高质量发展提供长效支撑。

让我们始终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,牢牢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与评论导向,深耕新时代徐州大地,体察百姓烟火日常,主动回应时代文艺课题,携手推动全市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再上新台阶。

鲁奖之后,新大众文艺往何处去

张瑾
组稿

今年7月,徐州籍诗人王计兵凭借诗集《低处飞行》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,这位“外卖诗人”以最朴素的方式叩响了中国文学的神圣殿堂。

从1988年初握笔杆到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领奖台,从被父亲焚毁二十万字手稿到诗集被译介至海外,王计兵用三十七年时间完成了一场漫长的精神跋涉,如今已出版六部诗集、一部散文集,他的作品并非悬置于生活之上的抒情,而是在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之间反复淬炼出的真诚回响。他以至真至诚的态度书写日常,以真挚真切的诗句穿透人心,引发万千读者广泛的共鸣。

从大地处长出的诗行:
人生轨迹对创作的塑造

生活作为底色:挖沙岁月与底层视角。

1969年出生于江苏邳州的王计兵,初二便辍学谋生。做过木工、捞过河沙、收过废品,目前正送外卖。他在沂河做挖沙工——半身浸在流水里,皮肤被沙砾打磨得渗出血珠,晚上睡觉需将枕头垫在脚踝处以减轻疼痛。正是这种身体极限的体验,让他在艰辛的劳作中产生了刻骨铭心的认知,也催生了他最初的写作冲动:“人为什么要这么活着?”底层生活的磨砺没有击垮他,反而赋予了他的诗歌一种“接地气”的质感。如诗集《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》《低处飞行》,书名本身就自带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,是王计兵对生活和写作态度的最好概括。我曾这样评价过王计兵的诗歌:“紧紧切入生活的现实,从生活的内里深处求新寻光”,其诗“质而不僵,浅而能深,近而能远”。这不是书斋里的想象,而是从大地处长出的诗行。

被焚毁的手稿:创作信念的第一次淬炼。

1992年,王计兵痴迷于长篇小说的创作,因过度投入导致身体和精神状况不佳,父亲担心之下,一把火烧掉了他二十万字的书稿。这次焚稿事件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——表面上写作被“禁止”了,实际上却转入地下,变得更加坚韧。此后他不再投稿,却从未停止书写,将写作视为“与自己对话的方式”。正如他所说“我希望捡拾文字,喂养精神,让它不再饥饿。”“就像有一个人突然走近,拍拍肩、抚摸我的脸颊一样,让心灵感到安宁。”这种“为内心而写、行藏用舍”的纯粹态度,深刻影响了他日后的诗歌风格:不媚俗、不炫技,只忠实于生命的真实感受。如《娘》“我喊一声娘/就心疼一下/再喊一声娘/就想动用丝线/缝补千疮百孔的过往”,真挚真切,正如清代陈抟明《采薇堂古诗选》所言“清机自引,吐情能尽”。

外卖箱上的创作:语音写作与碎片化特征。

2019年,王计兵成为一名外卖骑手,送外卖七年间,他骑行超十五万公里。为了

适应争分夺秒的工作节奏,他发明了“语音写作法”——利用等红灯、等餐、等电梯的间隙,用微信语音录入灵感,闲时再整理成诗。王计兵的诗没有宏大叙事,都是日常所见所感,这种碎片化的创作方式塑造了他诗歌的另一个特点:短小精悍、意象集中、语言洗练,如《赶时间的人》“从空气里赶出风/从风里赶出刀子/从骨头里赶出火/从火里赶出水/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/只有一站和下一站/世界是一个地名/王庄村也是/每天我都能遇到/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/用双脚锤击大地/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火”。全诗仅十余行,以“仁心”化“苦谛”,完成了从具体体验到普遍生命隐喻的跨越。

人间烟火淬炼的诗意:
王计兵诗歌的美学特征

生活的质感:拒绝悬浮的真实书写。

王计兵的诗歌最显著的特征是“生活的质感”。他的诗中没有华丽的辞藻和晦涩的隐喻,有的只是外卖箱、电瓶车、六楼台阶、沙县小吃店这些日常物象。但正是在这些“俗物”中,他提炼出了惊人的诗意。这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伟大之处——不拒绝世俗,但升华世俗。如《下午三点》中,“年轻的老板娘/和她的孩子/一个梦抱着另一个梦”,将底层劳动者片刻休息写得细腻而令人心碎。他的诗不煽情,正合中国美学“哀而不伤,怨而不怒”的中和之美,他自言:“我能讲出每一首诗歌背后的故事。”这种“即事而真、言之有物”的特质,使他的诗歌避开了当代诗坛常见的晦涩难解、寡淡如水、内容空洞等弊病。

悲悯的情感:为沉默的群体发声。

王计兵的诗歌不止于自我抒发,更体现为一种对同类的深切关怀。为了创作《低处飞行》,他采访了一百四十多位外卖骑手,发放六十份调查问卷,只为“真实地记录我们的喜怒哀乐”。如《疲劳驾驶》中,他看到一个打瞌睡的外卖小哥,“吹了一个响亮的贼哨”将其唤醒,如《赶时间的人》里,“攀爬在脚手架上的民工”“像一筐春蚕爬到了草棚上”,诗中既有对生存困境的揭示,又有对同行的温暖守护。这种悲悯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,是庄子“天地与我并生,而万物与我为一”的共在,是“在同一片泥泞中行走”的共感,是儒家“仁者浑然与物同体”的当代注脚。

清新的语感:在口语与诗意之间。

王计兵的诗歌语言有一种天然的“清新语感”。他大量使用口语,却不流于直白;他的比喻往往出人意料又恰到好处。如将故乡比作“一粒药片”(“把省剥下来/把市剥下来……/我随身携带的小村庄/像一粒药片”),暗示故乡对现代人精神创伤的治愈功能;写从乡下来看望自己的父亲手足无措地站在楼下,如同“五彩画布上一滴墨”找不到该着落的位置,用极其日常的场景传达深沉的父子情感——达到了“意象”向“意境”的飞跃,

正如严羽在《沧浪诗话》中言“羚羊挂角,无迹可求”——完成了从“物理真实”到“心理真实”再到“哲理真实”的三重跳,呈现出一种独特澄明与空灵。

知言养气文如其人:
人品与作品的高度统一

“冻死迎风站”:母亲传授的生命哲学。

“人品与作品统一”,这是中国古典文论的核心命题,王计兵的人品底色,由母亲塑造。这位农村女性在面对苦难、贫困和病痛时,始终秉持“冻死迎风站”的信念——无论生活多苦,都要挺直脊梁站住。母亲“幸亏还能挖野菜”“幸亏还能生活自理”的口头禅,以及“你笑给别人看的时候,也是笑给自己”的朴素话语,这种在苦难中寻找光亮的生存智慧,成为王计兵人格的核心,中国美学追求“人品即诗品”,他的诗有“骨气”,有“岁寒,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”的君子人格。

诗歌是“照镜子”:写作即修心。

王计兵对写作有一个极为精当的比喻:“每一次写作就像照一次镜子,都是我与我的一次对话、审视和定位,她会不断地提醒我要做一个好人,不断地修正我的过失。”在他看来,写作不仅是艺术创造,更是道德自律和精神修行。这种观念使得他的诗歌与人品之间不存在“两张皮”的割裂。他在诗中所写的坚韧、善良、感恩,以诚恪守,知言养气,正是他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——他多次拾金不昧归还失主,义务接送邻居孩子上下学,是“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”和“省劳动模范”,他以诗作文,更以行示范,将劳动与奉献、将生活与创作融为一体,读者之所以能被他的诗歌打动,正是因为文字背后站着一个知行合一、真实而值得尊敬的人。

艰辛的转化:从“积雪”到“春天”。

王计兵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诗:“生活给了我多少积雪,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。”这不仅是一句诗,更是他的人生态度。他从不将苦难视为需要“熬”过的东西,而是将其看作生命的馈赠。谈及过往的艰辛,他说:“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日子是艰苦的。”

这种将苦难转化为诗意和养分的能力,使他的作品既直面现实的粗粝,又始终保持着温暖和光亮。正如他在春晚晚上所说:“写诗就像生活中的一颗糖。”——这“糖”不是对苦难的美化,而是在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的英雄主义。

真正的诗歌从不悬置于生活之上,而是扎根于大地、生长于汗水、绽放于彻悟。王计兵待人以诚、做事以敬、处世以善,他的诗歌创作,是一个“人”与“诗”相互成就的过程。他的人生经历为创作提供了素材与视阈,而他的创作又反过来升华了苦难、安顿了灵魂。人生的全部总和决定艺术的高度、深度与广度,王计兵的人与诗,正是这个时代对“文如其人”最具说服力的致敬。

(作者为徐州市文联副主席)

“生活给了我多少积雪,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”
——诗人王计兵印象记

◎赵宏杰

是他诗歌中最重要的一种特质。他是能够很好地将作品与本人浑然一体的人。面对生活的诸多不如意,他不抱怨,不自卑,不矫情,不随波逐流,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仍然保持热爱、心怀悲悯——“生活给了我多少积雪,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”。我觉得,这也是他诗歌中最为触动人心、引发广泛共鸣之处。

这位赶时间的人是大巧无工的人。多年来,王计兵一直扎扎实实站在脚下的土地上,注意做好当下这个时代的忠实观察者、记录者、思考者。他的诗歌大多采用几近白描式的写法,粗粝、朴拙、直接、简洁、

真实、新鲜,很好地继承了“饥者歌其食,劳者歌其事”的先秦文学传统。大巧无工,重剑无锋,这种文学表达其实是一种很高级的技巧。

这位赶时间的人是不停冲锋的人。作为外卖骑手——平时生活的重要谋生职业,王计兵一直在路上。同时作为一位勤奋且进取的诗人,他也一直在路上。其文本内质和写作领域,也不断得到切切实实的拓展和提升。不经意间,王计兵正以不停冲锋的姿态,一步步实现着从“外卖诗人”到“诗人”的华丽蜕变。

(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